

《汉书》颜师古注引方志考

李广龙

摘要：《汉书》作为我国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行世不及百年，已见难读。魏晋以降，迄至隋唐，名儒之后颜师古为其作注，征引古籍达百余部，且多为亡佚之书。笔者以此为对象，对其中所引方志书目加以辑释。

关键词：《汉书》；颜师古注；方志；考证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2-0046-05

班固《汉书》行世不及百年已见难读，故灵帝（168-189）时始有服虔、应劭等人为其作音义，魏、晋、南北朝作《汉书》音注者更多。唐初，颜师古注《汉书》，引用古注凡23家，又征引古籍文献百余部。本文仅就颜注所引方志书目加以辑释，以见古本。

一、《庙记》

《庙记》云：上官桀、安冢并在霍光冢东，东去夏侯胜冢二十步。P3960（《汉书·外戚传》）^①

注：上官桀，西汉陇西上邽人，约武帝、昭帝时人。其子上官安娶霍光之女为妻。

《庙记》云：五帝庙在长安东北也。P1214（《汉书·郊祀志》）

注：关于五帝，学术界大概有五种说法，其中尤以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说最为流行，意指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的天神，东方太昊，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颛顼，中央黄帝。

此书《隋志》、《旧唐志》、《新唐志》皆著录一卷，入史部地理类，未著撰人名氏，以下诸家书目皆未载，知此书早佚。然《梁书》卷49《吴均传》谓：“均注范曄《后汉书》九十卷，著《齐春秋》三十卷，《庙记》十卷”^②。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

（今浙江安吉）人。梁武帝天监初，为郡主簿。天监六年（507）被建安王萧伟引为记室。后又被任为奉朝请。《史记正义》、《史记索隐》、《文选》李善注等皆有引文，以引文所述观之，皆为魏晋以前史迹。疑史志所著即吴均所撰，史志所载为一卷，盖“一”乃“十”之讹。

二、《广州记》

裴氏《广州记》云：（龙川）本博罗县之东乡也，有龙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为号。P1628（《汉书·地理志》）

注：用神话传说命县名，古代较普遍。龙川县相传有龙穿地而出，穿穴流泉而得名。

裴氏《广州记》云：“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是为五领。”P1832（《汉书·张耳陈余传》）

注：此五领即大庾领、始安越城领、桂阳骑田领、临贺萌渚领。其中“揭阳”与邓德明《南康记》所引不同，而作“九真都庞领”。

此书《隋志》、两《唐志》皆未著录。《汉书·张耳传》、《后汉书·刘表传》注等亦皆作裴氏《广州记》，《水经注》卷37《泝水篇》、《太平御览》等书引作裴渊《广州记》。据此推之，颜师古注所引当为裴渊《广州记》无疑，此书久佚。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有裴渊《广州记》，题一卷；清王仁俊据《稽瑞》采得一节，辑入《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题《广州记》一卷，未署撰人，叙裴渊于广州之事，与宛委山堂本《说郛》所辑《广州记》中一节同，而宛委山堂本题顾微撰，二人所辑皆为裴渊《广州记》佚文无疑。

^①本文所参考的《汉书》版本及页码，均以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汉书》（全十二册）为准，以下所引皆同。

^②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699页。

收稿日期：2009-03-12

作者简介：李广龙（1979-），陕西永寿人，现供职于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主要从事文献学与古籍整理方面的研究。

三、《晋太康地记》

《太康地志》云：（雒）即陈仓人所逐二童子名宝鸡者，雄止陈仓为石，雌止此县，故名雒县，疑不可据也。P1565（《汉书·地理志》）

注：“雒”即南阳郡雒县，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置南阳郡，始置雒县。两汉、三国两晋皆为雒县，今河南南召县。

《晋太康地记》云：（马邑）秦时建此城辄崩不成，有马周旋驰走反覆，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遂名为马邑。P1621（《汉书·地理志》）

注：“马邑”即雁门郡马邑县，今山西朔县。

《晋太康地记》云：（苦）城东有赖乡祠，老子所生地。P1636（《汉书·地理志》）

注：“苦”即苦县，关于老子籍贯问题，学界说法不一，苦县即其一。今河南鹿邑县。

《晋太康地记》云：（睢阳城）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筑之。P2208（《汉书·文三王传》）

注：梁孝王所筑睢阳城，在今河南商丘。

此书《隋志》未著录；《旧唐志》载《地记》五卷，云：“太康三年撰”，入史部地理类；《新唐志》地理类作《晋太康土地记》十卷；《通志略》则著录《太康三年地记》六卷，皆未署撰人名氏。三种书目著录此书书名、卷数各异，据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考证，此三书实为一书。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云：“该书宋以后亡佚，清人毕沅辑本径作《太康三年地志》，理由是：‘其称《太康三年地志》者，一见于《宋书·州郡志》会稽郡始宁令下，一见裴松之《三国志》注孙皓起显名官下。考《晋书》：武帝太康四年徙辽东王，为东莱王，而是志于东莱尚言郡；《水经注》：太康五年改信都曰长乐，而是志尚云信都，则书成于太康三年无疑。惟《晋书·地理志》云罢秦州亦在三年，而是志尚列秦州，或书成后州始废矣’。关于作者，毕沅推测：‘晋初，舆地之学最著者裴司空秀，继之以京相、挚虞，是书或成于数君之手’。”^①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此书名，或作《太康地理志》、或作《晋太康地理志》、或作《太康地记》、或作《晋太康地记》，实为一书也。

此书宋以后已佚，清人王谟、王仁俊皆有辑本，分别为《太康地记》一卷、《太康地志》一卷；毕沅、

黄奭辑本分别作《太康三年地志》一卷、《晋太康三年地记》一卷；另《说郛》有宛委山堂本和商务印书馆本，分别作《太康地记》一卷、《太康地记》。诸家辑本中数王谟辑本为优，《说郛》本辑录之文均未注出处，实为下品。

四、《南州异物志》

万震《南州异物志》云：（能言鸟）有三种，一种白，一种青，一种五色。P176（《汉书·武帝纪》）

此书《隋志》载《南州异物志》一卷，入史部地理类，注云“吴丹阳太守万震撰”。新、旧《唐志》著录同《隋志》。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曰：“万震事迹不见吴书，只《隋书·经籍志》注其为吴丹阳太守，未言孙吴何时。……疑万震之为丹阳太守，即在吕范之后诸葛恪之前，正当海外征伐甚盛之际。震在丹阳，接近国都，见闻较近，故有《南州异物志》之作，以志殊方异物。虽以异物名书，所述多海南诸国方物风俗，无异一地理书也。”^②

此书《宋志》未著录，知此书早佚，然诸家多有裒辑，故能窥其断珪残璧，有清严可均辑本、陈运溶辑本，陈辑题《南州异物志》一卷，未见；严辑据《太平御览》、《艺文类聚》采得三节，题《南州异物志赞》，未署卷数，云：“案类书引此《志》皆不云赞，杨慎《丹铅录》引作赞，未审何据，俟考。”^③清姚东升辑有《南州异物志佚文》，未署卷数，收入《佚书拾存》。近人陈直夫著有《万震〈南州异物志〉辑稿》，可参见。

五、《南康记》

邓德明《南康记》曰：“（五领）大庾领一也，桂阳骑田领二也，九真都庞领三也，临贺萌渚领四也，始安越城领五也。”P1832（《汉书·张耳陈余传》）

注：邓德明《南康记》所载此五领与裴渊《广州记》所载五领九真与揭阳稍殊，余四岭同。

此书《隋志》，新、旧《唐志》皆未著录。《水经注》卷37《水篇》，《后汉书》卷64《吴传》、卷74《刘表传》并引邓德明《南康记》。德明，南朝刘宋人，约生活于公元450年左右，后世辑本皆题晋人，误也，《零都县志》有载。除邓氏之外，

^②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568页。

^③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1451页。

^①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1-62页。

《太平寰宇记》卷108引有刘嗣之《南康记》；《艺文类聚》卷6地部、卷8山部下，《太平御览》卷55地部20并引有王韶之《南康记》，然二家隋、唐史志亦未见著录，卷帙未详。此书早已亡佚不存，有《说郛》本和黄辑本。《说郛》宛委山堂本辑得八篇；商务印书馆本仅一节，均未注源流。黄氏辑本未见，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据汉唐间类书，古注辑有佚文35条。

六、《吴地记》

《吴地记》云：（姑苏台）因山为名，西南去国三十五里。P168（《汉书·蒯伍江息夫传》）

注：“姑苏台”，建于江苏吴县西南的姑苏山上，关于为谁所建的问题，学界存两说，一曰“阖闾（庐）”；一曰“夫差（阖闾之子）”。

《隋志》注著录晋张勃《吴录》（又称《吴地记》、《吴地理志》）三十卷，亡，“晋”当为“梁”之误；新、旧《唐志》地理类均著录张勃《吴地记》一卷；《通志略》又载齐陆道瞻《吴地记》一卷；《宋志》地理类载唐陆广微《吴地记》一卷。司马贞《史记索隐》卷2《夏本纪》引晋顾夷《吴地记》佚文；《太平御览》卷60地部25引宋董览《吴地记》（又称《吴地志》）佚文，《太平御览》卷971引环氏《吴地记》佚文，环氏《吴地记》史志未著录，据近人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考证，疑环氏即晋太学博士环济。今本《吴地记》为唐陆广微本，未知籀所引为何人所作，俟考。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对张氏、环氏、陆氏、董氏《吴地记》佚文皆有辑佚，可参考。

七、《齐地记》

《齐地记》云：古有日夜出，见于东莱，故莱子立此城，以不夜为名。P1585（《汉书·地理志》）

注：师古所注“不夜”，相传春秋时期莱子建“不夜城”，西汉时期始置县治，为东莱郡不夜县。东汉初年，裁不夜县并入牟平县。今山东文登县东北。

此书《隋志》未著录，《新唐志》地理类、《通志略》地理类郡邑均著录晏模《齐地记》二卷。《后汉书》卷49李贤注、《文选》卷12李善注皆引晋人晏模《齐地记》；《水经注》卷8济水、《太平寰宇记》卷18河南道等引晋人伏琛《齐记》（又作《齐地记》、《齐地志》、《三齐略记》），《古佚书辑本目录》“齐地记”条云：“章宗源、文廷氏均以《三齐略记》与伏琛《齐

记》为二书，分别著录，见章氏《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及文氏《补晋书艺文志》卷二。”^①《太平御览》卷3天部3等引解道康《齐记》（又作《齐地记》、《地记》、《三齐记》，“康”又作“彪”、“虎”、“虔”）。商务印书馆本《说郛》辑有晏模《齐地记》佚文。伏琛书（书名或作《三齐略记》、或作《齐地记》）有黄奭、杜文澜、王仁俊、叶昌炽、陈蜚声、《说郛》本等。籀所引《齐地记》未知何人之书，据李仁海《关于不夜名称由来及含义的探讨》一文所述，为解道康《齐地记》，笔者检之古籍，唯有解道康《齐地记》引文与籀所引意合，其字词略有出入。故此推断，籀所引当为解道康《齐地记》无疑。

八、《荆州记》

盛弘之《荆州记》云：（罗）县北带汨水，水原出豫章艾县界，西流注湘。汨西北去县三十里，名为屈原潭，屈原自沉处。P1639（《汉书·地理志》）

注：“罗”即“罗县”，属长沙国，秦时置郡，汉高帝五年（前202）改“郡”为“国”。东汉建武七年（31年）恢复长沙郡，隶荆州，罗县仍隶长沙郡。今湖南汨罗市和平江、湘阴县一带。

此书《隋志》地理类著录宋临川王侍郎盛弘之《荆州记》三卷；《通志略》地理类郡邑亦著录；新、旧《唐志》、《宋志》皆未载，是书原帙早佚可知也。盛弘之，南朝宋人，生平事迹不详。关于此书的成书时间，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曰：“宋临川王刘义庆于元嘉九年（437年）至十六年间为荆州刺史，则盛弘之撰《荆州记》当成于该时期内，很可能元嘉十四年（437年）时已基本完成。”^②

是书早佚，然唐宋间类书、古注称引之书，据不完全统计，不下40余种，清人因此得以辑录，故能窥其断珪残璧。据姜武福先生《盛弘之〈荆州记〉校考》一文所述，诸家辑本当中，尤以曹元忠、陈运溶、王仁俊辑本为最详。除此，又有黄奭辑本、马国翰辑本、缪荃孙辑本、叶昌炽辑本、《说郛》本等，其中叶辑据《草堂诗笺》仅得一节，为诸家所无；《说郛》宛委山堂本凡二十节，未注出处；诸家辑本或题三卷、或题一卷、亦有未署卷数者（《说郛》商务印书馆本）；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据唐宋间各大类书辑得140节。可参考《荆州记九种》、《荆州记点注》。

①孙启治等编《古佚书辑本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第189页。

②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第67页。

九、《秦州地记》

《秦州地记》云：(天水郡)郡前湖水冬夏无增减，因以名焉。P1612(《汉书·地理志》)

注：“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置，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改天水郡为汉阳郡，魏又改为天水。徐日辉《“天水”释名考辨》从实地考察和文献记载两个方面认为籀所注是一种误说，可参考。

此书隋、唐以下诸史志皆未著录，知此书早佚矣。《太平御览》卷165州郡部秦州引《秦州地记》佚文与籀引文略有出入，“湖”前多一“有”字；又刘昭《后汉书》补注卷33、《后汉书》李贤注卷34、《太平御览》卷167州郡部州并引郭仲产《秦州记》。《水经注》卷2引作郭仲产《秦川记》；《太平寰宇记》卷134山南西道二引亦作《秦川记》。唐宋间其它类书、古注引多作《秦州记》，称《秦州地记》、《秦川记》者，当为衍名矣，故籀所引当为刘宋郭仲产《秦州记》无疑，徐日辉《“天水”释名考辨》亦以为此书当为刘宋郭仲产所作。是书久佚，今有叶昌炽、冯国瑞、《说郛》三家辑本，其中数冯辑为优，采得二十余节；叶辑所采二节，未出冯辑之外；《说郛》本仅录一节，未注出处。

十、《关中记》

《关中记》云：(乐游苑)宣帝立庙于曲池之北，号乐游。P262(《汉书·宣帝纪》)

注：“乐游苑”，本为秦时的宜春苑，汉宣帝时改建乐游苑，今陕西西安南郊。宋敏求《长安志》引《关中记》与此句略同。

此书《隋志》未著录，两《唐志》地理类著录潘岳《关中记》一卷，《宋志》则著录葛洪《关中记》一卷，《文献通考·经籍考》史部地理类亦著录《关中记》一卷，未署撰人名氏，《崇文总目》地理类载《关中记》一卷，亦未署撰人，可知此书宋时尚存，疑此书亡于宋末元初矣。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岳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葛洪(283~363)，字稚川，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丹阳句容县(今江苏句容)人。此二人均作《关中记》，未知籀所引为何人之书，俟考。此书虽佚，然黄奭、叶昌炽、《说郛》皆有辑存，尚能窥其崖略，各家辑本虽题一卷，实仅数节而已；除此，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据唐宋间类书、古注、地志，裒辑凡52节，可参见。

十一、《西河旧事》

《西河旧事》云：葱岭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P3871(《汉书·西域传》)

此书《隋志》不著录，《新唐志》地理类著录《西河旧事》一卷，未署撰人名氏。《水经注》卷2“河水”条、《齐民要术》卷10“仙树”条皆引《西河旧事》佚文，据此推之，此书当成于南北朝之前。此书早佚，清人张澍据类书、古注采得十八节，收入《二酉堂丛书》，题《西河旧事》一卷，张澍《西河旧事》辑本序曰：“隋、唐《志》地理类有《西河旧事》一卷，不著作者姓名，今其书已亡，予搜集若干条，弥惜其阙略矣。”^①

十二、《三辅故事》、《三辅旧事》

《三辅旧事》云：(柏梁台)以香柏为之。P182(《汉书·武帝纪》)

注：“柏梁台”，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春起，在长安城中北阙内。台高二十丈，以香柏为梁，香闻十里。太初元年(前104年)，柏梁台灾。

《三辅旧事》云：石渠阁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书。P1929(《汉书·楚元王传》)

注：石渠阁，西汉皇室藏书之处，汉高祖(前206~前195在位)时建，位于未央宫殿北(今陕西西安西北)。《三辅黄图·阁》：“石渠阁，萧何造。其下礧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②石渠阁也是当时研究学术和修史的地方。阁库已毁于西汉末。

《三辅旧事》云：(桐木人)充使胡巫作而葬之。P2179(《汉书·蒯伍江息夫传》)

注：“桐木人”，桐木作的人形。古时作盍祝之用。

《三辅旧事》云：窗，切千段也。P4192(《汉书·王莽传》)

《三辅故事》云：建章宫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P1220(《汉书·郊祀志》)

注：汉武帝好神仙，作承露盘以承甘露，以

^①张澍辑《西河旧事》，《二酉堂丛书》本，道光元年辛巳张氏二酉堂刻本。

^②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1页。

为服食之可以延年，毁于曹魏时期。

《三辅故事》云：**（凤阙）**其阙圜上有铜凤凰。P1245（《汉书·郊祀志》）

注：“凤阙”，汉武帝所建建章宫上有铜凤，故称凤阙。后来常用作帝王宫阙的泛称。

《三辅故事》云：池北岸有石鱼，长二丈，高五尺，西岸有石鳖三枚，长六尺。P1245（《汉书·郊祀志》）

《三辅故事》云：石渠阁在未央殿北，以藏秘书也。P3599（《汉书·儒林传》）

《隋志》地理类著录《三辅故事》二卷，并注明“晋世撰”；两《唐志》史部故事类皆载韦氏《三辅旧事》一卷，又《新唐志》地理类载《三辅旧事》三卷。章宗源《隋志考证》疑其为一书，以笔者之见，隋、唐两《志》所著《故事》、《旧事》分列其目，且撰人或称晋世者、或称韦氏者，未能划一，又后世诸书《故事》、《旧事》亦见互引，《后汉书》卷26《韦彪传》曰：“建初七年，车驾西巡狩，以彪行太常从，数召入，问以三辅旧事，礼仪风俗。”^①疑此书彪（汉）因问而作，《古佚书辑本目录》“三辅旧事”条云：“检佚文，有非彪所知之事，疑后人增补彪书”^②，而《三辅故事》以《隋志》所载为晋世所撰，两书当不同时。张澍《三辅旧事序》虽同章氏说，然辑录时亦作异帙而分列之，故疑其异书，而非同书易名。《两唐志》所载《三辅旧事》不同卷者，即《古佚书辑本目录》所云“疑后人增补彪书”。此二目均早佚不存，张澍据唐宋间类书、地志、古注辑录成帙，各题一卷。长安史迹丛刊《三辅决录·三辅故事·三辅旧事》注《三辅旧事》为约唐初所撰，未知何故？因二书之关系，故而合著。

十三、《三辅黄图》

《黄图》云：长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为殿垣，门四出，及便殿掖庭诸官寺皆在中。P99（《汉书·高后纪》）

注：长陵，系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在咸阳渭城区窑店乡三义村北。陵基边长东西162米，南北132米，高32米，呈覆斗形，封土堆完整。与今本同。

《黄图》云：龙渊庙在茂陵东，不言宫也。P163（《汉书·武帝纪》）

注：龙渊庙即武帝庙，《三辅黄图·宗庙》陈直按云：“服虔注龙渊为宫，本甚正确；颜师古以为龙渊庙，驳服氏之注反误也。”^③

《黄图》云：**（茂陵）**本槐里之茂乡。P1548（《汉书·地理志》）

注：槐里之茂乡，即茂陵之所在地，故而得名。与今本同。

《黄图》云：明光宫在城内，近桂宫也。P4026（《汉书·元后传》）

注：籀所引，与今本不同。《三辅黄图·北官》云：“明光宫，武帝太初四年秋起，在长乐官后，南与长乐官相联属。”^④

《黄图》云：**（白虎殿）**在未央宫。P4026（《汉书·元后传》）

注：与今本同。

《黄图》有西波池、郎池，皆在石城南上林中。P4162（《汉书·王莽传》）

注：今本无此文。

《三辅黄图》云：高祖初居栎阳，故太上皇因在栎阳。P68（《汉书·高帝纪》）

注：今本无此文。

《三辅黄图》云：**（安陵）**去长陵十里。P92（《汉书·惠帝纪》）

注：“安陵”，汉惠帝刘盈墓。位于咸阳市东18公里处渭城区韩家湾乡白庙村。为覆斗形，底部周长725米，高25.22米。与今本同。

《三辅黄图》云：**（乐游苑）**在杜陵西北。P262（《汉书·宣帝纪》）

注：“乐游苑”，见《关中记》注文；杜陵，汉宣帝刘询的陵墓。始筑于元康元年（前65），初元元年（前48）汉宣帝葬此，为西汉诸帝陵中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一座，今陕西西安曲江乡三兆村南。与今本同。

《三辅黄图》：桂宫在城中，近北宫，非太子宫。P302（《汉书·成帝纪》）

注：“桂宫”，建于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宫内有鸿宁殿、明光殿等，亦建阁道通未央宫。与今本略有不同，今本则作“北宫在长安城中，近桂宫”。

《三辅黄图》云：上林中池上籀五所，而此云十池监，未详其数。P732（《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①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版，第917页。

^②孙启治等编《古佚书辑本目录》，第188页。

^③陈直《三辅黄图校证》，第120页。

^④陈直《三辅黄图校证》，第66页。

注：今本无此文。

《三辅黄图》云：京兆在尚冠前街东入，故中尉府，冯翊在太上皇庙西入，右扶风在夕阴街北入，故主爵府。长安以东为京兆，长陵以北为左冯翊，渭城以西为右扶风也。P737（《汉书·百官公卿表》）

注：与今本不同。今本《三辅黄图·三辅治所》云：“三辅者，谓主爵中尉及左、右内史。汉武帝改曰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共治长安城中，是为三辅。”^①

《三辅黄图》：或为灑字，灑亦浸耳。P1245（《汉书·郊祀志》）

注：今本无此文。

《三辅黄图》云：太上皇葬栎阳北原，起万年陵是也。P1546（《汉书·地理志》）

注：高帝十年（前197年），刘邦父亲太上皇死，葬于栎阳北原（今西安阎良镇北铁铣沟），称万年陵。当时因陵设县称万年县。籀所引今本无，陈直谓“知今本此条脱误滋甚”。

《三辅黄图》：未央宫有曲台殿。P2364（《汉书·贾邹枚路传》）

注：陈直《三辅黄图校证》按“与今本同”。

《三辅黄图》云：坐高三丈。其铭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其长五丈，足迹六尺。”P1824（《汉书·陈胜项籍传》）

注：籀所引铭文，即指秦始皇所铸之十二个大铜人像上之铭文。与今本同。

《三辅黄图》：林光宫有长定宫。P3983（《汉书·外戚传》）

注：与今本略同，今本《三辅黄图·甘泉宫》“林光宫”后多一“中”字。

《三辅黄图》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枸邑、义渠十县，属京尉大夫府，居故长安寺；高陵以北十县，属师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丰以东，至湖十县，属翊尉大夫府，居城东；霸陵、杜陵，东至蓝田，西至武功、郁夷十县，属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县，属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长陵、池阳以北，至云阳、祿祿十县，属列尉大夫府，居城北。”P4137（《汉书·王莽传》）

注：与今本同，其中“居南城”，今本作“居西城”。

《三辅黄图》云：长安城东出南头名霸城门，俗

以其色青，名曰青门。P4144（《汉书·王莽传》）

注：与今本略同，今本《三辅黄图·都城十二门》作：“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霸城门，民见门色青，名曰青城门，或曰青门。”^②

《三辅黄图》曰：（霸昌厩）在城外也。P4178（《汉书·王莽传》）

注：与今本同，见《三辅黄图·厩》。

《隋志》地理类著录《黄图》一卷，注云“记三辅宫观、陵庙、明堂、辟雍、郊畤等事”，未署撰人名氏，《郡志》同。唐时《日本国见在书目》亦载《黄图》一卷。《新唐志》、《宋志》地理类载《三辅黄图》一卷，均未署撰人名氏。《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载《三辅黄图》六卷，亦未署撰人名氏。

陈振孙《书录解题》卷8地理类载《三辅黄图》二卷，并云：“不著名氏，案《唐志》一卷，今分上下卷，载秦汉间宫室、苑囿甚详。”^③何清谷《〈三辅黄图〉的成书及其版本》云：“《三辅黄图》，又名《西京黄图》，简称《黄图》，不著作者姓名。初本成书的时间，宋联奎序断为‘后汉人撰’；孙星衍序断为‘汉末人撰’，苗昌言题词定为‘汉魏间人所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定为梁陈间人作’，陈直认为‘原书应成于东汉末，曹魏初期’。……根据以上注家所见，《三辅黄图》初本应如陈直先生所言，成书于‘东汉末曹魏初’。”^④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三辅黄图”条云：“盖《三辅黄图》原本一卷，当为汉魏间人作，今本六卷，则后人之增入者，故有改‘槐里’为‘兴平’之语。”^⑤本书原有旧图，久已散佚。陈直《三辅黄图校证》序言曰：“今本《黄图》，晁公武定为梁、陈间人所作，程大昌定为唐肃宗以后人所作。嗣多依晁说，题为六朝无名氏作品。余则定今本为中唐以后人所作，注文更略在其后。”又谓：“余谓今本《黄图》与颜师古《汉书》注相同之处最多，是《黄图》用颜注而不是颜注引《黄图》。”^⑥据陈直先生考证，此书从原本到今本，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增补。因此书在流传过程中有散佚现象，王仁俊和毕沅曾作了辑补性工作；又有何清谷、陈直等人为其作校正、校释、校注，可参考。

②陈直《三辅黄图校证》，第21页。

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2页。

④何清谷《〈三辅黄图〉的成书及其版本》，《文博》1990年第5期，第28页。

⑤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中华书局，1998年，第583页。

⑥陈直《三辅黄图校证》，第1—2页。

①陈直《三辅黄图校证》，第3页。

十四、《三辅决录》

《三辅决录》云：子真名朴，君平名尊，则君平、子真皆其字也。P3057（《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注：郑子真，名朴，西汉陕西褒中县人。祖居褒谷，常垂钓于褒谷口，世号“谷口先生”，虽名振京师，然隐居不仕；严君平（前86-10年），名遵，蜀郡成都人。原名庄君平，班固著《汉书》，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为严君平。汉成帝时隐居市井，以卜筮为业。精老庄之学，终身不仕。

此书《隋志》、《旧唐志》史部杂传类皆著录汉太仆赵岐撰挚虞注《三辅决录》七卷，《新唐志》史部杂传记类作十卷，注文为挚虞注。《后汉书》卷64《赵岐传》曰：“赵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也，初名嘉，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建安六年（201年）卒。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辅决录》传于时。”^①《三国志》卷10《荀彧传》注引《三辅决录》注云：“（严）象同郡赵岐作《三辅决录》，岐恐时人不尽其意，故隐其书，唯以示象。”^②《三辅决录》岐自序云：“三辅者，本雍州地也。……近从建武（汉光武帝年号）以来，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书，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谓之《决录》”^③。张澍《三辅决录》辑本序曰：“案岐撰《决录》，据其自《序》并昔人征引逸篇，其书不类谱牒，……大抵简者为录，详者为注，……诸书征引录与注，不尽分晰，余钞撮特分别之。”^④此书《隋志》、两《唐志》皆归入杂传类，从其所载史迹，笔者以为可归入地理类。《三辅决录》注云“岐恐时人不尽其意，故隐其书，唯以云象。”由此可知，本书成书之初，未能行世，此书《新唐志》作十卷，当为“七”之讹，非本书原帙卷数。

此书唐宋类书多有征引，而《宋志》不载其目，盖亡于宋末元初矣，然诸家据唐宋间类书、古注裒辑其佚文成帙者不下五六，有张澍辑本、茆泮林辑本、黄奭辑本、王仁俊辑本、《说郛》本等，其中尤以张、茆二家最备，然其余各家亦可补张、茆之阙。

十五、《玄中记》

①范晔《后汉书》，第2121—2124页。

②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312页。

③赵岐等撰，陈晓捷注《三辅决录·三辅故事·三辅旧事》，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④赵岐等撰，陈晓捷注《三辅决录·三辅故事·三辅旧事》，第1页。

《玄中记》云：“昆仑之弱水，鸿毛不能起”。P3889（《汉书·西域传》）

此书隋、唐以下诸《志》皆未著录；《崇文总目》卷4地理类载《玄中记》一卷，并云“阙”。《春秋左传注疏》卷21引作《玄中要记》，疑即此书。《初学记》卷28、卷29，《太平御览》卷958皆引郭氏《玄中记》，《古佚书辑本目录》“玄中记”条注云：“罗萍《路史》卷二注以‘狗封氏’一节与郭璞《山海经》注同，谓此书即郭璞所撰。”^⑤此说甚是。此书早佚，有赖诸家辑存，始窥其崖略，然诸家多以子部小说为其归属（马国翰辑本将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笔者以为《玄中记》所记，多为风俗、地理之类，亦可归入方志一类。除马辑外，又有茆泮林辑本、黄奭辑本、叶得辉辑本、《说郛》本、鲁迅辑本等，《古佚书辑本目录》“玄中记”条注云：“茆泮林、马国翰、黄奭皆辑成一卷，多采自唐、宋类书，大体相当。叶得辉辑本采书较三家为备，……。”^⑥

十六、《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云：楚顷襄王时，遣庄蹻伐夜郎，军至且兰，楸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以且兰有楸船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P1602（《汉书·地理志》）

注：籀所注即“牂柯郡”，南齐始置，今湖北境内。牂柯，亦作“牂牁”，船只停泊时用以系缆绳的木桩。

《华阳国志》云：（河池）一名仇池，地方百顷。P1609（《汉书·地理志》）

注：“河池”，一名曰“仇池”。仇池，汉县治，属武都郡，隋开皇三年罢。今甘肃境内。

《华阳国志》云：延世字长叔，犍为资中人也。P1689（《汉书·沟洫志》）

注：王延世，汉成帝建始、河平年间两堵黄河决口，对治黄做出了重大贡献。建始四年（前29），黄河在馆陶和东郡金堤一带决口，延世采用竹笼堵口法，仅36日，决口合龙，堤成。为纪念治黄成功，汉成帝改“建始”五年为“河平”元年。

（下转第103页）

且在观察、运用语音规律上也已有了很强的自觉意识。

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周代雅言与诗乐的一体关联，使得当时伴随着诗歌声韵技巧水平的提高而进行的有关语音的观察与把握，同诗乐体系中的器乐、音律的发展密切结合在了一起。周锡先生对上古诗歌押韵方式的发展规律作了深入研究，他得出如下结论：

同韵相协这种真正的押韵形式，乃萌芽于商、周之际（公元前十一世纪），而成熟于西周中、晚期（公元前十至八世纪），与叠音构词、双声叠韵构词等声韵复叠形式大致同时发生。而那恰是铜钟、编钟乐器开始出现并流行，乐律也逐步完善的时候（西周中期）……这种情况绝非巧合，它表明，音乐文化的发达促进了人们审音、辨音能力的提高，对各种声韵复叠形式的发展，对韵文的完善和繁荣，也是个有力的推动（有的双声叠韵词可能便是对钟磬之音的模仿）^①。（着重号为本文所加）

可见，对语言声韵规律的把握、诗歌音韵技巧与音乐技术的发展，这三方面在诗乐体系中是基本同步的，诗乐体系的复合艺术形态使得这三个方面的发展相互关联，这种关联也意味着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借助、相互促进，诗乐艺术由此在技术手段与技能实力上足以形成一种综合优势，这使得在当时的文化分工中，诗乐体系自然会被优先选择来承当研习、传播雅言口语的文化职能。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雅言的传习与诗乐传习相结合，这一文化机制使得雅言成为一种具有浓郁人文色彩的文化语言，语言素质的养成伴随着诗乐熏陶，这不仅让雅言的习得者具备声韵优美、言辞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且其气质心理、精神思维也将得到有益的规范与塑造。

^①周锡《中国诗歌押韵的起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150页。

（责任编辑：刘兵）

（上接第52页）

《华阳国志》曰：汶山郡都安县有大芋如蹲鸱也。P3690（《汉书·货殖传》）

注：汶山郡都安县，今属四川汶川县。

《华阳国志》云：泽下流浅狭，状如倒池，故云滇池。P3838（《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注：“滇池”，郡治，属益州郡，在今云南昆明西南，又名昆明湖，古称滇南泽。

此书《隋志》史部杂史类、《郡志》伪史类、《书录解题》伪史类著录常璩《华阳国志》十二卷，《旧唐志》杂伪国史类著录三卷，《新唐志》伪史类著录十三卷，《宋志》别史类、霸史类分别著录十卷、十二卷。

常璩，字道将，晋世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东南）人，生卒无考。璩入晋后，因受歧视，不复汲汲仕进，乃怀愤哀削旧作，为《华阳国志》。因此书所载“地望”为华山南面，所以称之为“华阳”。《水经注》所引或称《华阳国记》、或称《华阳记》。卜艳

军《〈华阳国志〉浅论》一文谓：“《华阳国志》原名《华阳国记》，最初并非以志为名。《华阳国志·序志》称：‘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凡十二篇，号曰《华阳国记》。’”又：“今本《华阳国志》已非原书旧貌，宋时已有残缺，南宋嘉泰年间经李璩采《汉书》、《后汉书》及陈寿《益郡耆旧传》等书补足，其他刊刻者甚或有擅自移动篇目次序的。”^①故而，《隋志》以后书目著录此书卷数不一者，多因此故。关于此书所归部类、性质，卜艳军《〈华阳国志〉浅论》一文已述及，可参考。以笔者之见，此书多因政治因素而将其列入杂史、伪史、霸史、载记类，实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方志类典籍。

^①卜艳军《〈华阳国志〉浅论》，《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1期，第57页。

（责任编辑：黄云鹤）